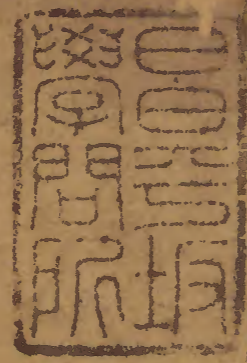


四書說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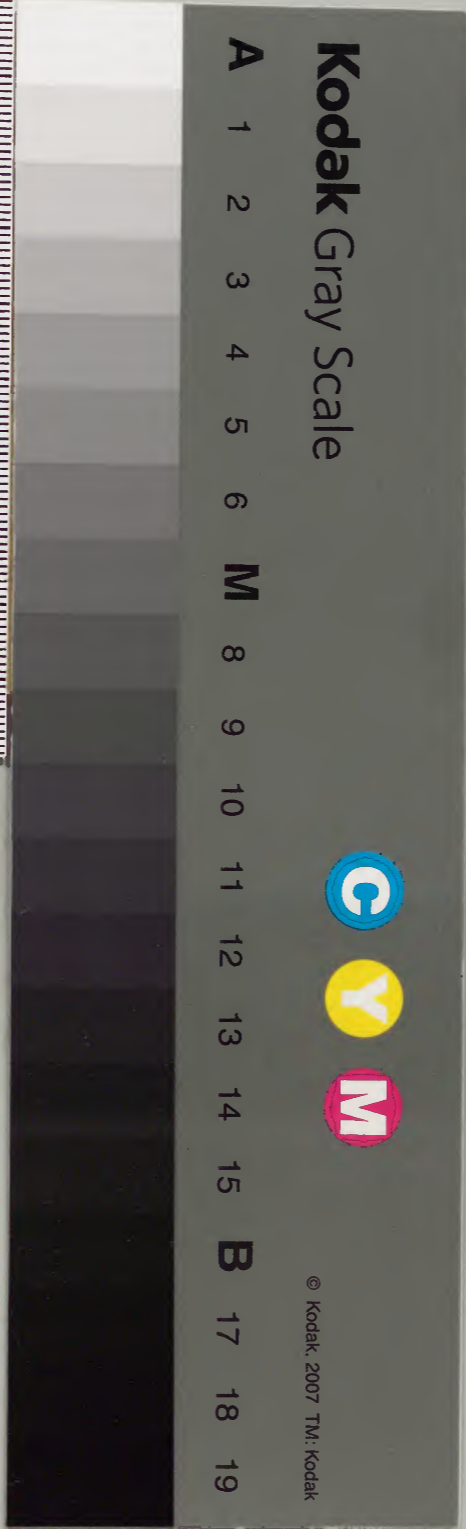
孟子十九



漢書門			
八	五	三	五
一	六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五	漢
七	一	三	書
函	八	五	
二	一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35	
冊數	18 (17)		
函號	277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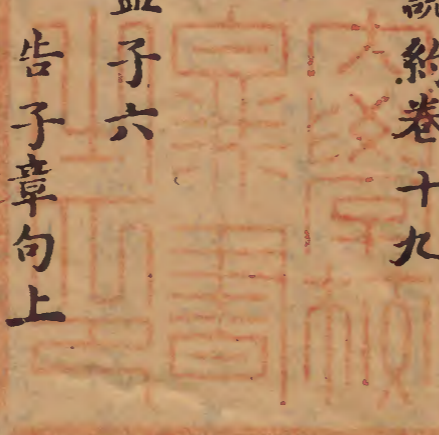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說約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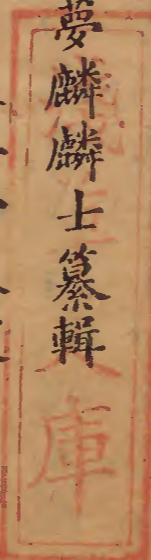
孟子六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

棬也
大全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

吳郡 顧夢麟士纂輯
楊 彞子常叅定



栝椹也。如將我賊杞柳而以為栝椹，則亦將我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大全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栝椹，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西山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栝椹，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栝椹，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狹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

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賊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

蒙引：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嘗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此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

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邪說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皆恬然不以為怪、可見學術之關係世道不細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蒙引：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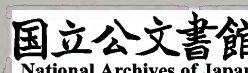
趙注：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徃徃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嘗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

蒙引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脚、須着如此解破、○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如何說其性文勢、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如此方說得乾淨、

○告子曰、生之謂性、

大全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



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則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白然曰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大全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大全新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

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語類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它蔽處撥啟它。却一向窮詰它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煞用添言語。

蒙引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生之謂性。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着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此句直割斷

得簡切。雖孟子復生不易斯言矣。○愚謂生之謂氣無不同也。生之理之謂性則有不同矣。然要之人與物氣有不同性。因有異。○告子曰生之謂性也。孟子曰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與物異。生豈即性之謂乎。○告子謂生之謂性。是混人物在其中。而不及省。夫人物之不同處。孟子一聞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

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自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一段說話了。故先難之曰。生之謂性也。云云。是依他立說之本旨為辭。故告子為然。總之曰。白羽之白。云云。告子於此若以

為不然。則不得謂生之謂性矣。若以為然。則犬之性。牛之性。猶

人之性矣。故朱子於猶白之謂白一條便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即下文云云也。講本文不可於此處就依註貼須要起得下文。○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一則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在所當知。○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之所謂性耶。告子之所謂性耶。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也。謂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疑矣。

存疑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後來脩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時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無善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根。

愚按通義鄒陽朱氏曰首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責之。次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喻之。此章因其言性之非。而以理折之。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大全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

蒙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當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為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存疑甘之悅之此仁愛之心而生於內故曰仁內食可甘色可悅此事物之宜而在乎外故曰義外義外之說固非其所謂仁亦其粗者未必是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存疑告子因孟子仁內義外之辨見得敬長義也又以長來立言謂因彼之長而我方忝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去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白之之心於我也告子只是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故以為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語類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

蒙引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止之者義乎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此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以為白無不同

長則有不同即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汝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以為義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為義乎以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義非外矣告子雖強辨亦安得而以長者為義乎此二句尤見孟子確辯警策處

愚按且謂長者二句惟存疑兼長人長馬言蒙引淺說達說俱專就長人言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蒙引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所主在我、故有所擇也、
 可見仁愛之心生於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所主不在我、
 惟長是視耳、可見事物之宜由乎外、○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
 則不愛也、言強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
 亦有外與

蒙引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嗜秦人之炙亦嗜
 吾炙、物亦有然者、炙固在外矣、然而嗜炙亦有外歟、炙在外而
 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此即上文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趙注季子亦以為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蒙引有人於此、在所當敬也、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
 故謂之內也、○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
 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
 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蒙引孟季子未達然亦善難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
者則在外也故曰假如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
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孟季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自主所敬在
兄當酌之行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在外者而轉移義
果在外非在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
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

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蒙引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即可做
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以折之易矣汝其應之曰敬叔
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詰之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
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曰時制宜皆由中出可以見義之果在內矣叔父
之當敬於弟比兄之當敬於鄉人之長者尤為分明故孟子復
設此難意亦一也○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其實非敬弟

也。以弟當祖考也。若直尋季子之言而答以在位故也。則恐其不服。故詳辨而先發其在位故也。言之然後以例釋之。而曰以折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著灸之義者。灸在外而著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

蒙引季子聞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對父當敬弟時則敬。弟以

其所在因用其敬。義果在外也。此即上文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說。公都子乃以易見者曉之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云云。○同一敬。對父則敬。對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對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於我。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一是按下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按下彼一頭。而此勢輕。畢竟有箇定理所在。○大註此亦上章嗜灸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承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須看孟子所以諄諄然力爭一箇義在內。



是甚意思。蓋義外之說，自性惡而來。義果不在內，則性惡不得為善矣。人性須是仁義二者全具。若有仁而無義，則失了一邊道理。非人心之理之全體也。故范氏曰：此章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存疑公都子辨之曰：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猶冬日當飲湯，則飲湯；夏日當飲水，則飲水也。然則飲食亦在外，與飲食不在外，則長，不在外也。明矣。要知季子，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一節爾。

愚按通義，鄒陽朱氏曰：此上二章俱專明義外之非。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趙注文：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趙注：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者矣。

蒙引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碍孟子之說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乃若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

蒙引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言但見天下之人，其情之發，無有不善者，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蓋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大全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
蒙引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人之為不善者。又何也。或者必以歸於才。殊不知才出於性。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為他剖析。使不為性善之累。○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所以兼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聽。心之能思。手容能重。足容能恭之類。豈不是兼形體說。豈不是如說材料。又豈不是人之能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莫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蒙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此即上文。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是非。此皆是好字。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曰。殘忍頑鈍。驕慢昏昧。則皆是不好字。是情不善矣。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

也亦一一。是至好字。故曰。乃所謂性善也。此段只用咀嚼。此數箇字面。而孟子之意彰彰矣。

存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弗思爾矣。思字帶個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個思字。此云然者。省文也。集註得此意。故曰。人自不思而求之。○上文非才之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裏何處見得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便是陷溺於物欲而失之者。若未失。不消言思求。看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於物欲意。達說。然果何以見情善而才亦善。耶。彼惻隱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心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使人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安可以言情之善乎。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蓋繼

善成性我固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自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惟其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回善端之發而擴充之，以造其極而盡其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蒙引：天生蒸民，一條當云：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其不為不善者，果非才之罪矣。○引詩四句，故好是懿德一句最重。

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為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即上文之意。

達說：然此非我之私言也。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物之與則，幾已判於精粗，秉彜好德，心已分於寂感。而詩頌合而言之者，是必有深義於其間矣。孔子讀其詞而因契其旨也。乃贊之曰：性情之道，未易知也。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斯民也，與之氣以成形，而有物焉，則必與之理以成性，而有則焉，未有物具而則不具者矣。此固受中於天地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總善

於陰陽命之所以常存而不息，乃民生所秉之彝也。惟其有是秉彝也，故理義之悅自由中，以達乎外，好爵之縻要隨在，以靈其真，蓋達諸天下而同，有則亦達諸天下而同好也。通乎古今而皆具，則亦通乎古今而皆悅也。寧復有不好是懿德者乎？為此詩者，信乎其知道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折衷異說，而極言人性之蘊。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存疑才是才能人之作為皆才也，故以多賴多暴歸之才，亦猶

上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意言富歲子弟多賴而為善，不是天付以如是之才也。凶歲子弟多為暴，不是天不付以是才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凶年衣食不足，則迫於飢寒，禮義不暇顧，非僻之心生，義理之心由是而喪矣。故曰：陷溺其心，心既陷溺，於是為暴，所謂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者是也。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然是指為暴陷溺其心之心，即是下面同然理義之心。人心同然乎理義，子弟多暴，則不然乎理義矣。蓋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說人心同然理義，以明此意。

今夫藟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

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大全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
蒙引：今夫薺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溇然而生，至
於日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
則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薺麥豈有不同乎？
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此辟降才同而養其心
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
見，蓋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
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
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既曰播種而耨之，其地同，又曰
則地有肥磽，何歟？蓋同一地也，將有肥磽異耳，不必言地之大
小同肥者地也，磽者亦地也。
存疑：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爾。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大全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
蒙引：今夫薺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
之同。故龍子曰：以下至猶芻豢之悅我口，是即人身之所同，以
見人心之所同。

存疑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麩麥舉相似言各有相似處如
那麩麥地同樹熟之時同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疑其不相似
也相似者才也聖人與我同類這裏就會其才相似意只看上
面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句自見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二句承上
文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
似也以此觀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暴之異於多賴者非以
陷溺其心而然耶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
同也

蒙引蕢草器也即今之草包而小者泉州人謂之裹積論語有
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註亦云草器也

存疑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是孟子解龍子之言龍子之言只
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目可見意謂人之二
身口耳目皆有所同然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衆體之綱獨無所
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理義是也夫人心同然乎義理則其才
同能於為善彼凶歲之多暴者由陷溺其心又可見矣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如使口之於味
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
之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愚按：如使口之於味也，達說云：如使易牙之口之於味也，則下
其性其字與我我字較有着落。然亦似可大段說不必拘
惟耳亦然。至於聾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
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
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
大全新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理是
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
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
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
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
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雲峰胡氏曰：芻豢人

之所同者也。者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

語類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不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眾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它人也恁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

存疑理義是人心所同有底。故同然之義理即懿德。人心同然乎理義。即好懿德。○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須作悅自家底。方於多賴多暴意相貼。若說作人底。又隔一重了。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是理義悅心。真猶芻豢悅口。怎能做得此事。今於理義未能如芻豢悅口。皆由物欲陷溺其心。爾學者若未見得此滋味。尚是欲心未可與適道也。

達說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在物之理。天然自有之中也。處物之義。酬酢萬變之主也。在聖人不過先知先覺乎義理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豈有異於人哉。是故有此人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理。義故理義之悅我心知之而必好好之而必樂也。猶芻豢之悅我口求之而必嗜嗜之而必飽也。

愚按通義翻陽朱氏曰此章明理義為人心所同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終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辟喻下一節

蒙引日夜之所息人與物皆然故六七十歲和尚亦須髡髮以此可見其良心亦然又如竹笋之發日間所長不如夜間所長之多蓋日間遇陽氣燥熱亦有旦晝枯亡之意不如夜間所長之多也草木之旦氣獨盛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大全朱子曰枯如被禁械在那裏不容走作亡如將自家物失

去了○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總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終與物接依舊又泯沒了○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惛亡而彼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惛亡之人謂惛亡其夜氣非也○謂惛亡其良心也○人心每日惛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做了○旦晝只管惛之今日惛一分明日惛一分所謂惛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泯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惛亡之惛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

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
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
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
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
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
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
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
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
而欲致養於氣誤矣○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
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
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
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蒙引旦旦指日間言與旦晝旦字同與旦氣旦字異○旦晝終
有別旦早間晝通日言○初間則日夜有所息及梏之反覆則
惟有夜之所息矣梏之反覆專指旦晝言言其梏而又梏日復
日也○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上面則以夜氣所息之
旦氣對旦晝之梏亡言此則以旦晝所梏之反覆對夜氣不足
以存言多少直截分明大註云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

為者只是足上句意。正以見其且晝所措之反覆也。而又繼之曰。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益可見矣。

存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文勢直趕到。可以為美乎。止。雖字與下文相叫應。耳。目。口。鼻。之欲。皆所以放其良心也。

且晝所為之不善。亦只是這個。○日夜所息日裏也。生。但夜來生得多。故接說。平旦之氣。下文只說夜氣。○良心定於付予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却。而心為之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

理復明。便似復生也。○好惡情也。與人相近情之發得其正也。緣平旦未與物接。未汨於欲。故如此。所以幾希者。生於放失之餘耳。○才者性之能。人之能為善皆才也。好惡近禽獸。則不能

為善。似乎無才。故以為未嘗有才。不知人之情本善。好惡人之情也。近禽獸。則其情惡而不善矣。是豈人之情哉。人之情本善。

人之才。則能為善。因人之不為善。疑於無才。故即人之情本善者。以明之。人之情本善。則人之不為善。由且晝之措亡。非未嘗

有才也明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大全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養護衛底

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措亡之餘。



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終操便在這裏。終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為。格止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蒙引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

本文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大全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

曰書統約 卷十一 孟子六 二十七 誠齋語

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
 收歛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
 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孔子此四句只
 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
 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汎言人
 心如此非指已故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語類操則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捨之便如去
 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
 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接先生它語只操便存只求便
 是不放○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
 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之中理便是
 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
 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
 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
 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它醒便是操
 不是塊然自守○其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
 乍未能得他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
 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存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舍則亡。上見得存入也。○止出也。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繫於操舍。無有定處。故曰莫知其鄉。○三句見得得失之易。故係守之難。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理義之心係乎持守之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知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入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心智愚係於所養之異。○紹聞編曰。此章與上章意脈相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為齊王斧斤之伐。牛羊之

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內、諂諛雜進惑之於外。○二節一
意。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
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
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絲**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絲**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趙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免而辟患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
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趙注**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
○**存疑**是故所欲有甚於生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
覆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
勿喪耳

○**愚按**賢者能勿喪耳與上文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

一飯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噉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
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
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
存疑一簞食一豆羹。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言人
皆有不忍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趙注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
存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此是始上條一
簞食一豆羹意說。簞食豆羹。生死所繫。是於我有益者。而猶惡
無禮。萬鍾之得失。非若簞食豆羹之關於生死。是於我身無益
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所以可怪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始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始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
為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繇此三者。既曰於我何加焉。
却乃為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之論。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大全新安陳氏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於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

蒙引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此章總註最要，看得好，危迫之際，尚有能忍晏安之時，乃就利焉，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頃刻而或亡也。

存疑三鄉為身死而不受，是舉上兩條來平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肯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言生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真激發人。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存其羞惡之心。紹聞編曰：論語以富貴貧賤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判取舍之大分。

兩處俱以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大全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忍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之望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雲峰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

舍其路而不繇。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

大全雲峰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

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繇，放其為人之
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
孟子所以深哀之。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大全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
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
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
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
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大全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
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
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
其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
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
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而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
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
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

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
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
不至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
之說得罷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
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
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
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
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
宜玩味。○朱子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
尊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
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雙峰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
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
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
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
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特守踐行
曠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
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

讀書說約 卷十九 孟子六 三六

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語類問仁人心義人路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人之路在所以必行爾。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問舊看求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乃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頭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仁義不可自棄。○紹聞編曰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此意實起下四章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愚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心當加矯揉之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蒙引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至無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養之者治其心而已

愚按通義翻陽朱氏曰此章明吾身義理當加養之之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淺說欲於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道而為善何者養失其道而為不善豈有他哉亦惟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楨養其檠棘則為賤場師焉

趙注檠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孫疏小酸棗無用之木也是賤木也

蒙引檠棘小棗一物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存疑舍梧楨是賤害貴之喻失肩背是小害大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愚按前兩節正興此節前未可出正意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愚按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不養况口腹不但尺寸乎始應

理如此也○三失字一串反覆可玩

○公都子問曰均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

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大全新安陳氏曰心能為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

心不能為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均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

大人而已矣

大全新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

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

能不安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

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

所謂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

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淺說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聲色之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也不難矣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而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心以思而為職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苟知心之為大而先有以立之使之卓然而精明超然而瑩淨則事至能揆物來能慮視必其所當視而視遠唯明聽必其所當聽而聽德唯聰耳目之欲豈得而奪之哉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與天地而相似與聖賢而同歸而非庸常眾人所可及也此所以為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大全朱子曰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省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脩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大全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

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愚按通義金仁山又曰晉六卿趙氏為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

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存疑詩飽德是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

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蒙引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也及其不熄則人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正繇我之為

仁不力故耳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吾觀之此

人之心亦且厭倦怠棄并與其所為杯水之仁而止之矣○不

熄則人謂之水不勝火謂仁真不能勝不仁也此議一興則不

仁者得助矣故曰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不知其所以不勝

者以吾為仁不力只是杯水之仁故也

○愚按紹聞編曰此章為為仁而不力者發仁不仁以兩人言非
○理欲消長之說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莩稗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

○大舍雲峰胡氏曰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
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

○孟子曰罪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夫全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
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愚按不親迎如凶荒殺禮或貧窮不能具六禮之類不以禮食
如嗟來之類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愚按於答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蒙引鈎帶鈎也金帶鈎古有成語鈎有曲義漢書曰直如弦曲

如鈎○帶鈎古人束帶有鈎今官人腰帶皆然帶鈎以金為之

其金最不多此金字五金之總名想帶鈎有以白金為者有以

黃金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今人多用銅○左傳子

糾之事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馮異對光

武曰顧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此也

愚按此兩節亦以興下節正意不可預小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與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與翅色重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

乎踰東家墻而搆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愚按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重輕者孟子之說

則兩頭俱重取了然矣此等議論真有功於人心世道○不

終則不得食雖亦至於饑死然兄辭必不可終也不樓則不得

妻雖亦至於無後然處子必不可樓也不是偶然不得食與整

時不娶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方佳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大全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

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存疑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

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孫疏按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

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

大全記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讀為覽野鴨曰鳧家鴨曰覽

存疑奚有於是是字指形體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

在於作為也有人於此以下則中其意為無力人在乎不能勝

一匹雛為有力人在乎舉百鈞以況為堯舜在乎作為然則能

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而已矣含能為堯舜之所為是亦堯舜

意故又曰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以終其意曰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者患不能勝為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

一匹雛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兩個為字輕與上下亦為弗

為二為字不同。○奚有於是一條。說為堯舜在乎作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為之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存疑。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蒙引。子歸而求之。歸字是對留受業於鄉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

達說。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殊不知夫道者。具於性分之內。著於日用之常。譬若大路。為衆人之所共繇也。豈難知哉。特人自絕乎道。病在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若歸而求諸事親敬長之間。而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吾知生

詩經卷十九 緜 緜 緜

分之內萬理咸備。孝弟既盡，衆善自生。隨吾身之所在，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行，即此是師。無往而非道，則亦無往而非師矣。不亦有餘師乎。

愚按：紹聞編王伯厚曰：注謂交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大全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四書說約

卷十九 孟子六

四

緜 緜 緜

蒙引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白之父過係宗社○愈疎不孝也○
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凱風之所以不怨也○磯
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
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
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
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石乃謂之磯○
存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把父子之至親一向拋却了○漠然不
以介其懷其薄亦甚矣○故曰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
也○不可磯意未完○只說一半○故註補之云○言微激而遽怒也○
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
激起而叫號矣○是此石乃激水之石也○當知不可磯是水淺
急流去處若長江大河巨石屹立亦不能號○
愚按磯水激石也○似當云水激於石也○石喻母○水喻子○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桓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
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大全西山真氏曰戰國之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
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其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
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
其防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
蒙引三軍之師就在上人說言其將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
言三軍中人也○有有位者有無位者自將較以至卒伍皆士也
○宋牼戰國之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
利害入之耳孟子以為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

求依舊是這事件。兵隨罷而隨構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有補于名教。而亦有實利於國人也。自恒情觀之。宋牼之言似未可大駭。而不知其有伏禍也。○為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敦兄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作把仁義去事君。殊不是緣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仁義只在構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若孟子之告慎子是也。○懷利懷仁義。若不作懷利心懷仁義之心說。只作教君去營利為仁義。然則為子弟者。亦教父兄去營利為仁義。耶。理有不通矣。此理甚。人多不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蒙引不報者不往答拜也

他日繇鄒之任見季子繇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趙注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

為其不成享也

蒙引儀禮意也對物言集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

享多儀謂享上主在多儀必先有享上之禮意然後用物以將之方成享也今也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物則不成享矣此分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也惟屋廬子便解得曰不享謂非享也○惟不役志於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又云言但以物為享也○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役志於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數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

四書章句 卷十九 孟子

存疑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個享禮了所以曰不享

淺說書曰享上貴厚乎禮意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謂不享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書之言如此其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足禮意之誠而後將之以幣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于享而但以物為享此特其彌文耳本之則無也豈成享哉為其不成享故曰不享也

附錄書雜誥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燕侮○蔡傳此御諸侯之道也亦斷章取義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大金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愚按此章書正以逐漸次第說出故佳若亦將如世文凌駕扭合一口道破何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四書章句 卷十九 孟子 五 識籛居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孫疏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寔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可後故後名寔者自為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趙注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真得施行其道也

大全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雲峰胡氏曰集註於

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蒙引五就湯五就桀與不惡汙君不辭小官似同而實異蓋伊尹是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故雖五就桀終去之而相湯以伐桀便是惡汙君也○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此下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

也。以謂承三子言則可。曰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為後名。實一等人。伊尹柳下惠合為先名。實一等人矣。但孟子所以反。髡意。重在夫子在三卿之中。至仁者固如是乎。數言何必同一。向最重。

存疑。夫子在三卿之中。為人也。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為人又不成矣。故以為未仁。髡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為人同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為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髡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趣一者。心之所存。一皆無私。而其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

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為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有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鬪。而不知閉戶。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趙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傳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孫疏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

與
大全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
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
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號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號必識之

趙注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
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號曰
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號不聞也
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號必識
之矣

大全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
莒杞殖華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
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
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

愚按說苑華周作華舟。○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

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古今注杞殖戰死，妻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真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馬梁殖字也。○琴操曰：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

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孫疏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

蒙引君子之所為至不識也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註云蓋聖人於父母之間至用意忠厚如此固非衆人所能識也此數句都附在大文不欲為苟去二句而考二句意愚按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去為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無私心合天理同歸於仁次疑不去亦未必有名實答言賢者

於人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疑無名實不可謂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髡固未知宜其嘵嘵耳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附錄風俗通曰齊桓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苞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

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車殘身。終為僂矣。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皆無典徵。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霸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格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孫疏：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蒙引：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有讓言天子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自天子出。固無有樓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總之曰是故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而繳云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是故

二字分明承上。○土地辟謂增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蕪田野不治在其中。○土地闢無閑曠之地也。田野治無荒蕪之田也。○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培尅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奉一人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於上也。若樓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率隣國而為之辭以就其私而已。○方伯連帥蓋只是一人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連帥也。詩王風揚之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卿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樓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樓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樓牽也。牽連也。樓字最有意且五伯何不自伐國而必樓諸侯以伐之即此五伯之所以為假仁也。此五伯之所以為無王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
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
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
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繹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
罪人也

孫疏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
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
此衛世子轍拒其父削賸楚世子商臣殺其父凡此之類也云
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
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于驪姬是以愛妾為
嫡也云尊賢養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
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云敬老愛小恤矜
孤寡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
養老孟子曰文王法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嘉賓
羈旅無忽忘者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
客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
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滅孫氏仲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

狐氏、趙氏、荀氏、邵氏、樂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誚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于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于里克，陳靈公之于臯微舒，是取士必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後于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過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生制畎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

案穀梁述蔡丘會有云無過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才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畧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蔡丘魯地也歃血歃血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蔡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蔡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于牲上一明天

子之禁○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

蒙引東牲陳牲不殺也既殺則有血在不容不歃也蓋此箇牲特地是取血用故朱子知其為不殺也其書加于不殺牲體之上東牲者束縛之于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賢者尊之是致其隆也才者則育之以為用耳此有輕重然何不連衆人百姓皆育而獨育其才者豈不均足彰有德○無專殺大夫必自天子出也與下文無有封而不告同意若士以下自己出矣蓋天命天討天惟以付之天子而他無所預也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歸於好言蓋語辭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言歸於

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于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于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

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于俱凶而

後也逢君之惡云者可為極小人之情狀矣

蒙引五霸壞三王之法故為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壞五霸之法故為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賊其君故為其君之罪人○黃氏日抄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大全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蒙引然且不可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淺說天子之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諸侯

苟不千里則其朝覲聘問也何以盛燕享之儀何以隆錫與之

惡而不足以待諸侯矣諸侯之地為方百里蓋必如是然後地

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同也何以

供犧牲粢盛何以具同食贄幣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矣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于

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徒取諸波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趙注但取波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敢為况戰鬪殺人以求

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淺說大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之事事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見諸行務引其君以志仁使之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諸心彼其驅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存穀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為富桀不

是擴境土若開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充府庫聚歛也

○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蒙引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

○愚按如此則下雅與之天下語方合君不鄉道云特申解民賊一句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四書說約

卷十九 孟子六

五

藏籙居

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孟子曰：子之道路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大牟黍得及未寒時生成。

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醑之費，無諸侯幣帛饗飧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幣帛大段凡綾羅段絹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又曰：公卿議錢幣，錢幣蓋通名，帛只是其一端。錢自太古九府圖法便有。

今君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陶以窳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存疑白圭儉嗇以致富，其欲二十而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

國者。蓋欲儉薄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孟子辨白圭二十
 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
 君子爾。萬室之國。只一人陶器不足用。亦猶為國無君子不足
 為治也。故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為國不可無
 君子。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法。不可行矣。上曰城郭宮室。後
 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乎者。歸重于百官有司
 也。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桀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波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蒙引言無四乘之勞。八年之久。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信為行事之本。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蒙引強乎如今言有力量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非

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論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距與拒逼前漢汲黯傳智足以拒諫亦用此

非字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趙注陳臻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

蒙引言焉又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

愚按淺說達說俱從前說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餓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餓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趙注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

大全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止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

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雲峰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餓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蒙引按前篇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
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
舉之則又似一人從側激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
之膠鬲於是乎復隱處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或曰彼既為紂
所任雖去何能俛首販鬻間耶蓋二人也曰范蠡曾為越臣矣
終去之五湖而為大賈稱鴟夷子皮又按國語曰膠鬲與妲己
比而亡商則本是一人先事紂後事周亦如伊尹之就桀就湯
也國語註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則實一人
也國語之言未必可信而其為一人則可知○孟子深斥百里

奚自鬻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百里奚為人
養牛莊周與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辭但無干穆公之事耳
附錄薛仲常人物考傳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之州
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
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
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羣臣百吏
皆非也于是乃審厥象俾以形苟求于天下得說于傅巖惟肖
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置諸左右
命之朝夕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

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膠鬲殷之賢人也遭
殷末之亂鬻取魚鹽文王舉之于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
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
之以牲埋一于四海皆以一歸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
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
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
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
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
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

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孫叔敖一名為儼艾
蓋賈之子楚之處士也莊王九年為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
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于王曰臣之尸祿以矣民不加治獄
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以淺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
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
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便為令尹牀
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嘗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
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

無德以堪之矣。叔敖疾將死，誠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寤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優孟學叔敖言動舉止，甚類。性見王，王以其似叔敖也，憐之，優孟曰：叔敖死，其子無以自存，小人不過貌類，亦教耳。王何憐焉？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寤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

愚按孫琳教古文苑所載碑，又曰名饒字叔敖。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全朱子曰：動其仁義禮知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

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

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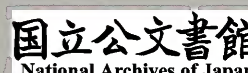
蒙引：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才也。或謂只動

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脚未週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激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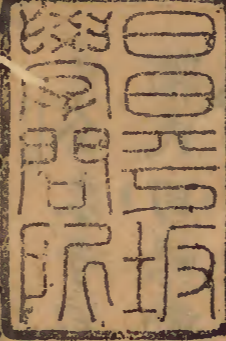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蒙引：法家之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



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佛士輔弼
 左右之士比法家畧次法家是比臣佛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
 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
 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若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四書說約卷十九終

